

他们没有撒谎，但审判应该是正义的
——心理学家出入法庭所经历的八个真实案例、八个感人的故事

辩方证人

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
Witness for the Defense

The Accused, the Eyewitness, and the Expert Who Puts Memory on Tri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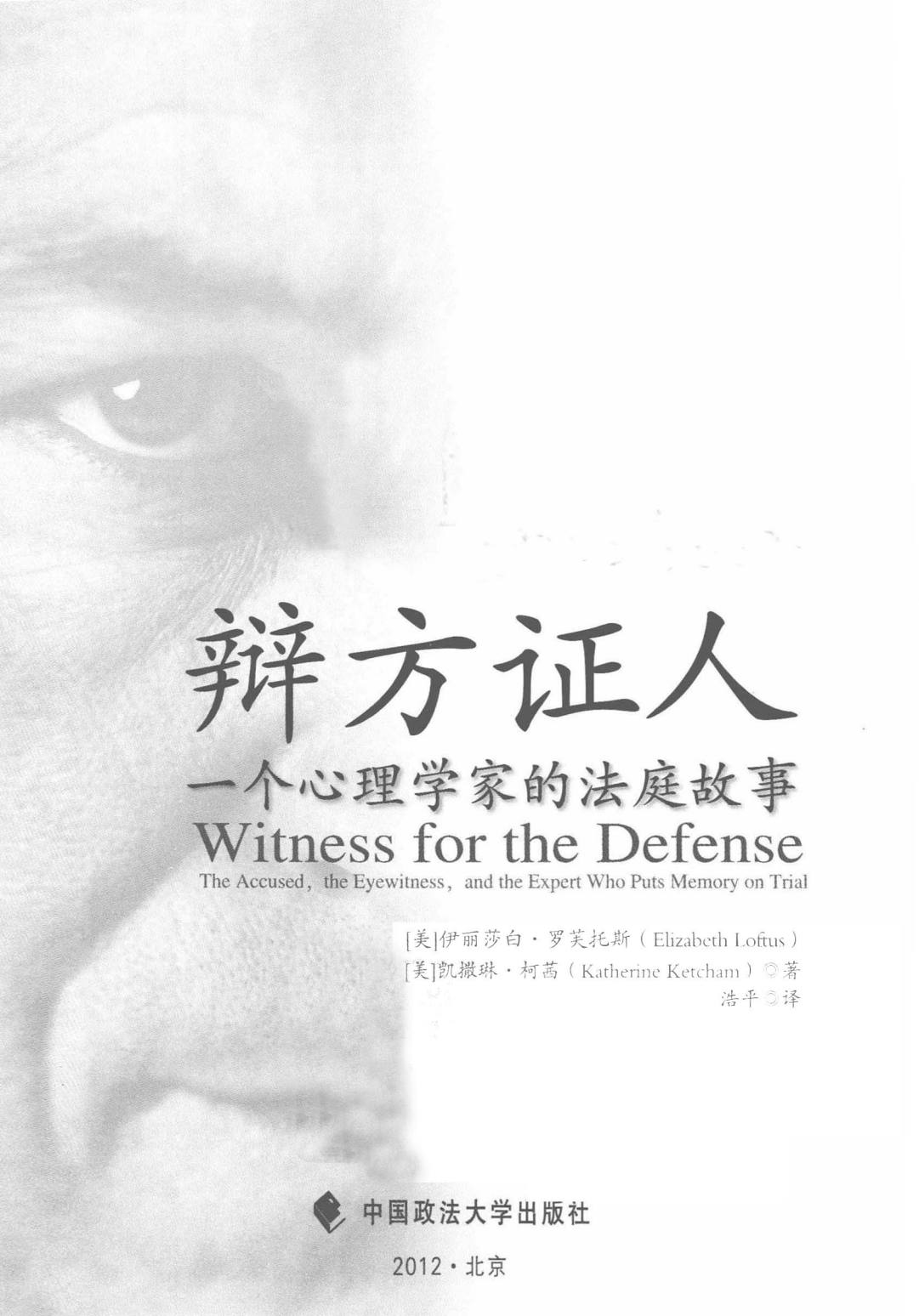
[美]伊丽莎白·罗芙托斯 (Elizabeth Loftus)

[美]凯撒琳·柯茜 (Katherine Ketcham) ◎ 著

浩平 ◎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辩方证人

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

Witness for the Defense

The Accused, the Eyewitness, and the Expert Who Puts Memory on Trial

[美]伊丽莎白·罗芙托斯 (Elizabeth Loftus)

[美]凯撒琳·柯茜 (Katherine Ketcham) 著

浩平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辩方证人：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 / (美) 罗芙托斯, (美) 柯茜著; 浩平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5620-4439-0

I. ①辩… II. ①罗… ②柯… ③浩… III. ①司法心理学-案例-美国 IV. ①D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2875号

- 书 名** 辩方证人：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
BIANFANG ZHENGREN YIGE XINLIXUEJIA DE FATING GUSHI
- 出版发行**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
北京100088 信箱8034分箱 邮编100088
<http://www.cuplpress.com> (网络实名: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58908325(发行部) 58908334(邮购部)
- 编辑统筹** 综合编辑部 010-58908524 dh93@sina.com
- 承 印** 固安华明印刷厂
- 规 格** 880mm×1230mm 32开本 10.75印张 260千字
- 版 本**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620-4439-0/D·4399
- 定 价** 28.00元

- 声 明**
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 如有缺页、倒装问题, 由出版社负责退换。

哈姆雷特：你瞧，天边那片云，可不是只骆驼吗？

波隆尼斯：这么大朵云，确是有骆驼样儿。

哈姆雷特：倒是觉得它像鼬哪。

波隆尼斯：整体上看来是像鼬没错。

哈姆雷特：还是比较像鲸鱼罢？

波隆尼斯：可像着呢！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景

辩方证人

WITNESS FOR THE DEFENSE

by Elizabeth Loftus & Katherine Ketcham

Copyright © 1991 by Elizabeth

Loftus & Katherine Ketcham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OOKS CROSSING
BORDER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登记号：图字 01 - 2011 - 4925 号

致 谢

首先要感谢与书中个案相关的许多人士，若不是他们不吝合作，这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笔者们也要藉此感谢被告、被告家人、律师、调查员、陪审员和其他被卷入这类悲剧的许多人；同时也要特别感谢汉森（Richard Hansen）、艾伦（David Allen）、西利尔（Tom Hillier）、伯恩斯（Les Burns）和史班赛（Joanne Spencer）的帮忙。

笔者希望能将基本的心理学研究成果融入真实生活的刑事案件，如谋杀、强暴和其他重大案件之中。伊利莎白·罗芙托斯要特别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及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协助。

我们要感谢编辑卡罗·爱伯（Carole Abel），是她让本书从梦想变为现实。

我们的朋友及同事们阅读了书中章节之后，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其中出力最多者如比利·西斯（Billy Heath）、珍·麦梅利（Jean McMenemy）、劳瑞·贝克（Laurie Becker）、米茜·彼得森（Missy Peterson）和凯伦·普雷斯頓（Karen Preston）。玛西亚·哥萨德（Marcia Gossard）则在研究上助力甚多。



辩方证人

一个心理学家的法庭故事

最后，我们要谢谢我们的家人和密友；尤其是乔飞·罗芙托斯和派屈克·史班赛二人给我们的爱和支持。凯撒琳·柯茜亦希望藉此特别对她的三个孩子，罗宾、艾利森和班哲明表达谢意。

作者序

《辩方证人》是伊丽莎白·罗芙托斯博士以专家身份根据其众多刑案作证的亲身经验所写成的集子。笔者希望能借着在社会上活生生的案例，来唤起人们重新定位一般心理学，尤其是记忆所传达的讯息。

我们的素材来自审判记录，警方记录，新闻报导以及与辩方和检方律师、陪审员及家人的会谈记录。为了表达重要的讯息，或简化故事情节，或将部分场景进行改写；审判记录和证词也予以重新组合以使本书更易懂并增加可读性。为了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某些人名和身份已做更改。

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非得仰赖与案情相关的人，以及我们自己对案情的记忆。虽然我们已尽可能纠正明显的矛盾处，并依据已知且确证的事实来重塑整个案件，但无可避免地，这些解释必有其记忆上之缺失。

根据心理学研究和书写本书的经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记忆不必然就等于事实。

— 目 —
录
contents

致 谢	// 1
作者序	// 3

第一部 故事背景

第一章 心理学家的审判	// 3
-------------------	------

就是“撒谎”这个字眼让我们偏离了理性的轨道。你要知道，将手指向无辜被告的目击证人，并不是一定在撒谎，因为他们的确相信他们指证为真；他们眼前的那张脸，就是犯罪者的脸。无辜之人的脸，已经变成犯罪者的脸了。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我们的记忆确实可能产生天衣无缝的变化，而我们以为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我们全心全意相信的事情，不见得就是事实真正的过程。

第二章 心灵的魔术	// 16
-----------------	-------

我在刑事案件中作证，并不能保证清白的人一定会无罪开释，但绝对会增加他获释的机会。我们既不能也不敢假设我们的刑事诉讼体系运作得完美无瑕，而且所有清白的男女都得到



充分的保障。“审判是人的事情，既然是人的事情，就不免有残缺。”法官杰若米·法兰克在他的著作《无罪开释》一书中写道。未来仍将有误判，清白的人也仍会被司法系统的复杂机制所虏获，而且有些人可能从此不见天日。在美国，从20世纪初以来，已有超过7000人被处决；近来有一项研究显示，这里面至少有25个人是清白的。有25条性命因错误而被处决。现在等着受刑的人还有近16 000人，这里面有多少人是清白的？

第二部 案例

第三章 黑暗的司法：史提夫·第多斯 // 37

这是关于史提夫面对黑暗的司法的故事。它也是史提夫和韩德森之间的友谊故事，这段奇怪的友谊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也是后来出现在报纸头条的故事。虽然我们都已经淡忘了，像是褪色的黑白照片一样。我们这些旁观者永远无法知道被误判了罪是什么滋味。从外面往里看，我们只能猜测那大概是炽热、恐怖、煎熬且愤恨的。史提夫·第多斯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了无辜者的苦闷。这是个再悲哀不过的故事。

第四章 邻家男孩：泰德·邦迪 // 69

世界霎时间似乎只剩下黑与白，一切矛盾、不同的假设与统计基准都消失了，我心中浮现了泰德·邦迪英俊的脸庞，带着冰冷的眼神，和秘密的笑容。然后我感觉到：这张脸真是邪恶啊。我想起我对泰德的第一印象。当时我坐离他不过3尺，我心里想，他看来蛮讨人喜欢的。我是不是跟其他许多人一样，一开始就被这个平易近人、彬彬有礼，脸上随时带着笑容的青年骗过去了？是不是因为不习于与邪恶周旋，所以在与恶魔四目相对时，我竟认不出他来？

第五章 敲门声：提默西·汉尼斯 // 105

7月4日下午4点19分，陪审团的判决出炉了：提默西·汉尼斯下士被判3项一级谋杀罪名以及1项一级强暴罪。汉尼斯转身对着比利·理察森，把手上的结婚戒指扭了下来，说：“把这交给安琪拉。跟她说我永远爱着她。”理察森接过戒指，紧紧地握在手里。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提姆·汉尼斯认定自己永远没法子活着出狱了；他觉得他这一生已经完了。

1986年7月7日，被告等待量刑的裁定。陪审团在听取辩方吁请从宽处置之后，判处提默西·汉尼斯死刑，并让他在毒气室与注射毒针之间作一选择。汉尼斯选了注射毒针。

第六章 童言无忌：东尼·赫瑞拉 // 145

我心里很确定，这两个小女孩是真的相信自己所讲的故事。所以，以最深刻的言语层次而言，她们讲的确实是真话。记忆虽是假的，但若自己深信为真——如果凯蒂或珮姬全心相信自己曾经被性骚扰过——那么谁能指责她说谎呢？因此，“你相不相信孩子？”这个问题，其实没有问到重点。我们真正应该问的要紧问题是：“这孩子的记忆是原始的真相，还是事后营造的真相？”在法律面前，东尼·赫瑞拉固然是清白的，但这两个孩子伴着那段记忆一同成长，她们心里永远会刻着1984年7月的盛暑中，东尼碰触她们“不好的地方”的印象。那是她们的记忆，是她们告别童稚之始，而她们终其一生，都得活在那形影、那声音以及那触感之中。

第七章 “我怎么对孩子下得了手”：霍华德·郝普特 ... // 179

“我在你作证的时候，仔细地观察了陪审团的反应，我觉得有你作证，真的是不一样。霍华德·郝普特会在这个法庭受审，并为他自己的生命而奋斗的唯一原因，就是目击证人的指认。而你让众人打从心底怀疑这些指认的可靠性。你知道吗，这是刑案的辩护律师一辈子可遇而不可求的案子。像他这样的，你



明知道他是清白的，你打从心里相信他是清白的当事人，这是我所企盼的一切，这是我从在法学院毕业以来的梦想。现在我就活在这梦想里面。我有点担心，在这高潮过后，说不定我下半辈子都觉得过得没有滋味，也许我接下来那30年，就等着再接一个这样的案子。”

第八章 害怕得要命：克莱伦斯·凡·威廉斯 // 213

莎莉·布莱克威的证词差点就把凡·威廉斯送进监牢里关50年。她不能面对这个重大的错误。当她在法庭上，不怕因伪证而受罚，言之凿凿地选择了这张脸，指认了克莱伦斯·凡威廉斯的同时，她也选择了自己的记忆不再接受所有其他相符的讯息。在不同的脸孔的冲击下，她只能把新的脸孔否决掉，因为新的脸孔不符合她储存在心里的印象。

第九章 辣手伊凡：约翰·丹扬佑克 // 241

1988年4月18日星期一，由3位法官组成的审查团达成一致判决。约翰·丹扬佑克被判有罪，罪状有战争罪、违反人道罪、迫害罪和屠杀犹太民族。一周之后，4月25日这一天，约翰·丹扬佑克被判处死刑。1988年12月，丹扬佑克的以色列律师之一，杜夫·伊坦，从耶路撒冷一家饭店顶楼纵身跳下。他的亲朋好友坚称说他是被推下去的；他们说这是谋杀。

第十章 黑痣与口吃：泰伦·布里克斯 // 277

“我们所关心的，不就是正义吗！警方怎么可以把这些线索忽略掉，怎么可以把7个不指认布里克斯的目击证人忽略掉，怎么可以把完全没有物证的情况忽略掉？我仔细地关注一审的全部经过，才开始了解到这个审判与正义无关，它的重点在于输赢。检方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泰伦到底是不是无辜的；反正是这个人受审，这个人被逮住了，所以他们会全心全意、不择手段地赢得这场审判。就是要赢。既然这么注重输赢，那么谁还有时间想到正义不正义呀？”

第一部

故事背景

第一章 心理学家的审判

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对于清白的人来说，无罪有多么重要？

——电影《暗夜哭声》
(*A Cry in the Dark*) 之对白

我走过一排排的木椅，鞋跟敲在光滑的地板上，每一个回响都将周遭的宁静放大再放大。法庭书记官在尽头等我，她双颊两圈圆圆的红晕，是位老祖母型的人。我举起右手，听她将誓词默背出来：“你可愿意起誓，你所说的话句句为真，毫无作假，以上帝为证？”我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愿意。”法庭书记官退下，我上前几步，坐上证人席，面对整个法庭。每一只眼睛都盯在我身上。

辩方律师趋近证人席，对我点了个头。他辩护的对象是个23岁的男子，他被控闯入加州凡耐斯（Van Nuys）市的中上阶级住宅区，并枪杀了一名老人。

“请说出您的姓名。”法庭书记官问道。

“我的名字是伊利莎白·罗芙托斯。”这些程序我早已默记在心，所以我接着便将我的姓拼出来：“L-O-F-T-U-S”。



“罗芙托斯博士，”辩方律师开口了，他的声音，深厚得如同教堂唱诗班的男低音一般，在整个法庭内回响：“请确实告诉我们您的专业领域或职业。”

“我目前是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您能谈一点您的教育背景及任教经验吗？”

接下来，我花了10分钟背诵我的资历：史丹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其他荣誉学位，参加数个学术性专业社团、奖章、奖项、著作及所发表之文章等。那12位陪审员面露不耐烦的表情——好啦，好啦，她确是专家，让我们开始罢。

“您是否就目击证人之指认问题出庭担任过专家证人？”辩方律师问道。

“是，次数相当多；大约一百次左右。”

“在本州吗？”

“是，也有在其他州的。我总共在35个州作过证。”

“好的。”辩方律师一边说着，一边走回辩方席位，翻阅着桌上的文件。霎时间，换个姿势坐的声音、鞋底磨着木头地板的声音、清喉咙的声音，都跑出来了。过了半晌，庭内又静了下来。

“罗芙托斯博士，请问您，关于记忆的问题，世上有没有一般公认的理论呢？”

“在我的专业领域中，一般公认的理论认为，人的记忆并不像是录影机那样的。人是不会把事件录在脑海中，稍后再倒带播出的。这个过程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得多……”

于是我谈起记忆的习得（acquisition）、保留（retention）与检索（retrieval）等不同阶段，细述我过去曾多次背诵过的理论细节。检察官看着我，手里转着铅笔；他的额头越来越皱，显然是相当地忧心。他巴不得在我编织出来的证词中找出漏洞，

哪管只是一丁点大，他也能藉此把我撕成碎片。

我谈起记忆运作的方式，以及记忆如何丧失，一连讲了近两个钟头。上午 11 点时，法官宣布暂时休息 15 分钟。我站起来，步出证人席，穿过法庭大厅，到外面的走廊上喝口水，也换个环境。经过被告席时，被告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他唇鼻间的细小汗珠，与浆得笔直的衬衫领子划入他的颈项中的样子，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他是个技工，23 岁，已婚，有两个小孩，一边工作，一边念高中夜校。在作证之前，我已看了数百页的文件，而这些基本资料，是我在遇见被告本人之前，对他唯一的认识。有时候，还是不要知道太多比较好。

他的眼神中寄予无限的期望，在这肃穆、无窗的大厅内，他的恐惧一望即知，他与我的初次交会，突兀得令我震动。我在这里做什么？一个心理学研究者，在法律至上的厅堂中，讲述无数科学实验所得出的条理，冀望能藉此指出，我们的记忆，有时候不过是扭曲的现实，或者残缺不实的往事，这与法律事件有何相干？

我心里存着这个问题，虽然脚下没停地走过成排的观众席，步入走廊中，思绪却不禁飘回到史丹福大学凡图洛中心（Ventura Hall）会议室里的那张木头桌子上。

在学校里的研究

那是在 1969 年。身旁一个研究生絮絮叨叨地讲着“影像知觉之衰退率”，我则忙着写一封短信给住在匹兹堡的乔伊舅舅。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做《决定文字处理器解决问题之困难程度的结构化变数之分析》（An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Variables that Determine Problem-Solving Difficulty on a Computer-